

壮丽的青春



壮丽的青春

烟台地区《壮丽的青春》编写组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三年·济南

内 容 介 绍

这是一部反映优秀共产党员、回乡女知识青年沈秀芹英雄事迹的报告文学。

沈秀芹同志，贫农出身，荣成县马道公社国家大队人。一九六一年初中毕业后，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，回乡参加农业生产，立志扎根农村，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。一九六四年，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，她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她曾担任过国家大队副大队长、共青团支部副书记、国营荣成县成山林场副场长、荣成县城厢公社革命委员会委员、荣成县“五·七”干校革命委员会委员。一九七〇年元旦，她为抢救国家财产，与烈火英勇搏斗，不幸中毒牺牲。牺牲时，二十九岁。

沈秀芹同志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，以雷锋同志为光辉榜样，刻苦地学习毛主席著作，自觉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，勇敢而坚决地同阶级敌人作斗争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。她奋发图强，艰苦创业，克勤克俭，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。她不愧是毛主席的好青年，党的好女儿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好榜样。

这部报告文学，以路线斗争为纲，记述了沈秀芹同志的英雄事迹，热情地歌颂了她“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”的革命精神和“把一生交给党安排”的崇高思想。语言较生动流畅，是一部较好的作品。

插图：杨 松 林

壮 丽 的 青 春

烟台地区《壮丽的青春》编写组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1973年2月第1版 1973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540,000

统一书号：10099·67 定价：0.33元

在美丽富饶的胶东半岛，在波涛滚滚的黄海岸边，有一个百十户人家的村庄——荣成县国家村。这就是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、回乡女知识青年沈秀芹同志的家乡。

这里，岗峦起伏，群山环抱，一条清凌凌的马道河，从伟德山上飘流而下，穿过村前的绿树丛，欢唱着向东流去。

一九五〇年的初春。阳光消融了冰雪，春风吹绿了大地。伟德山上新育下的一排排小松苗，滋润着雨露，沐浴着阳光，抽出了新枝绿叶，茁壮地成长着。

一天傍晚，刚满九岁的沈秀芹，背着书包，欢欢乐乐，连跑带跳地回到家里，扯着正在做饭的妈妈的手，急忙地说：

“妈，你常说咱家是贫农，老师今天还考我：咱家为啥是贫农哩！”

“你怎么回答的呢？”妈看着第一天入学归来的女儿，若有所思地问。

“我说反正……反正贫农就是好人呗，象我爷爷、史雨铭大爷，还有江福善大爷，都是好人，都是贫农。”说着，秀

芹抹了抹鼻子尖上的一层细汗，好象突然想起了什么事，脸一下子羞得通红。“可老师说，我只说对了一半，还要我来家问你呢！”

妈妈脸上刚浮上一丝笑容，接着就不见了。她心中旧日结下的伤疤，又在隐隐作痛。她把已经舀出的一瓢水重新倒回缸里，拉着秀芹坐在炕沿上，开始讲起这个“贫农”的来历：

“旧社会，你爷爷只种了一亩八分地。一亩八分山 薄地怎么能养活一家七口人呀！你爷爷年头到年尾，累死累活地给地主扛长活，打短工，挣来的几个钱，就是连糠菜也填不饱肚子。为了找条活路，你爷爷撇下一家老小，到烟台码头上给资本家打件、卖苦力。就这样，一家人在苦水里熬啊，熬啊，眼看着孩子们的眼泪巴嗒巴嗒落在双手捧着空碗里。你奶奶的心简直被撕碎了。她用破衣襟，给孩子们擦着泪，安慰说：‘好孩子，听话，等你爹回来给你买个大烧饼。’说着，她自己的眼泪也止不住地流出来……

盼啊，盼啊，几十天过去了，你爷爷没有音讯。

盼啊，盼啊，几个月过去了，你爷爷没有回来。

一年过去了。

这天傍晚，忽然，两扇破门咣啷一声开了，摇摇晃晃闯进一个人来，只见他满脸是伤，浑身打着哆嗦。啊！这不是你爷爷吗！他赤着脚，头发老长，穿的还是那件破夹袄和那条灯笼裤。他一头扑在炕上，就人事不省了。你爹，你叔，你姑，没顾得上要烧饼，就围着你爷爷擦眼泪啊！……后来

才知道，到年底，资本家不但不给你爷爷工钱，反而翻脸赖账，说你爷爷欠了他的债。你爷爷和一伙穷兄弟找他论理，谁知他招来了衙门的打手，说你爷爷讹诈钱财，聚众闹事，把他打得死去活来……

从那以后，你爷爷就卧床不起了。他临死前，还断断续续地说：‘只要咱穷人不断根，就要……报……仇！报……仇……啊！’”

秀芹仰着一张泪脸，用袖子擦去妈妈脸上的泪水。妈妈声音哽咽着，继续讲下去：

“你爷爷死后，一副生活的重担就全压在了你奶奶肩上。讨饭的生活又过了好几年。眼看着一个个孩子瘦得只剩下了骨头架，你奶奶狠了狠心，先把你爹送到裁缝铺当了学徒，又把你两个姑姑送出去当了童养媳。孩子一个个哭着走了，你奶奶一回回哭昏在炕上。醒来，她抱起最小的孩子，雇给地主做饭。一家人就这样被拆散了……”

妈妈说到这里，再也说不下去了。

秀芹扑在妈妈的怀里，泪顺着红润的脸蛋滚下来：

“妈妈，以后呢？”

“就在生你的头一年，咱这一带来了共产党、八路军，赶走了日本鬼子和汉奸，后来又领导着咱穷人斗地主，分田地，咱才一步步过上了好日子。”妈妈停了停，爱抚地擦去了女儿微笑的脸颊上滚动着的泪珠，语重心长地问她：“芹子，你今天能背上书包去上学，亏了谁？是你爹，还是你妈？”

“是共产党、毛主席！”秀芹严肃地回答。

“对呀，孩子，生你的是娘，可养你的是共产党、毛主席啊！你千万别忘了共产党、毛主席是咱们的大恩人；地主、资本家是咱们的大仇人。咱得好好听毛主席的话，象你江福善大爷那样……”

福善大爷才好哩。秀芹最爱到这位老烈属家去，听他讲革命故事。这些革命故事，在秀芹幼小的心灵里激起强烈的反响，也使她越发尊敬这位革命老人。仿佛闭上眼，福善大爷的独生子、革命烈士江永青，就站在她的面前：

二十多年前，福善大爷的独生子江永青才十六岁，十六岁的孩子已经给地主当了三年长工了。有一天，狼心狗肺的地主又打他。他咽不下这口气，抄起扁担，狠狠地朝地主打去……狗腿子要抓他进衙门，他一跺脚，上了伟德山，参加了八路军武工队。第二年秋的一天，在国家村西的一次战斗中，他为了掩护同志们转移，一个人留下打阻击，子弹打光了，敌人冲了上来。永青猛地站起来，高呼：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“毛主席万岁！”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，和敌人同归于尽。

每当讲到这里的时候，福善大爷眼里没有泪，只有迸溅出刚毅的火花。象这样的老人，这样的老贫农，该有多么可爱呀！

“秀芹！”妈妈轻轻地唤着闺女的名字，打断了她的回忆。“妈没有别的指望，就指望你好好听毛主席的话，好好念书，长大了好给毛主席争气，给咱穷人争气！”

妈妈的话象一颗红色的种子，播在秀芹纯洁幼小的心灵

里，深深地、深深地扎下了根。她站起来，双手扶着妈妈的肩头，深情地望着毛主席的画像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贫农……贫农……毛主席……共产党……”她开始感受到党和毛主席对贫下中农的恩情，也努力思索着贫农——这个名词的阶级含意。

带着朴素的阶级感情，她经常地给江福善、申玉卿、史雨铭这些老贫农家挑水、扫地、喂猪、烧火；而走到富农姜老四的门口，她总要狠狠地跺几下脚，朝里面吐几口唾沫。

在“抗美援朝”运动中，沈秀芹起早摸黑上山采药，把卖来的一元二角钱交给老师说：“老师，你替我买两条毛巾，捐给志愿军叔叔擦汗、包干粮，打美国鬼子。”

这种朴素的阶级感情，随着沈秀芹年龄和知识的增长，一天天在加强着，升华着。

农业合作社成立那年，广大贫下中农一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精神，给沈秀芹以极大影响。她曾拉住喜笑颜开的江福善大爷，问他为什么这样高兴、办社这样积极。江福善大爷乐呵呵地说：“为什么？因为咱是贫农！因为这社是党给咱指出的光明大道！干社会主义，咱不尽心谁尽心！”沈秀芹闪忽着明亮的大眼睛，暗自琢磨：对啊，咱是贫农，干社会主义哪能不尽心呢！

一天傍晚，沈秀芹放学回来，跑到新建的饲养场帮助干活，听见饲养员和社干部围在一起议论着：

“眼下农活这么忙，抽出劳力去打石头，再搬回家，你们算算得多少日子？”一个社干部边说边掐着手指。

“工夫再大，也不能不办，总不能把十几头猪养在一个圈里吧。”饲养员姜大爷说。

听着，听着，秀芹明白了，原来社里今天买来了猪，社干部正在为盖猪圈的事发愁。她想：是啊，没有石头怎么能盖圈呢？她忽然想起，自己家里正好还有一些石头，不是可以给社里盖猪圈吗？想到这里，她高兴地跑到社长跟前，说：“叔呀，有办法了！”

秀芹半空来的一句话，把大伙都说愣了。

社长亲昵地抚摸着她的头问：“芹子，你有什么法子？”

“俺家去年盖了新房子，旧房子的石头还堆在那儿，离猪圈又不远，拿来用，多方便。”秀芹说完，红着脸，用眼瞅着旁边的社干部。

“芹子，照你这么说，可给社里解决了大困难，住一会，我们找你爹你妈商量商量，好吗？”社长说。

“为社、为集体，俺爹俺妈保准同意，俺家是贫农嘛！”说完，秀芹一溜烟地向家里跑去。看着秀芹的背影，社长赞许地说：“芹子人小可有颗大人之心，真是咱贫下中农的一棵好苗子！”

秀芹跑回家，把刚才的事一五一十地对妈说了一遍。妈一边听着，一边拿手巾擦着她脸上的汗珠说：

“前天，你爹就听说社里要买猪，他早就打谱把咱家的石头投给社里，你爷儿俩想到一块了。”说着，妈咯咯地笑了。

几天之后，社里的猪圈就垒起来了。从此，一个女孩子的身影，常常出现在这里，挑水，填土，煮猪食……大伙都

亲切地叫秀芹“小饲养员”。

从小学到中学，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，沈秀芹度过了九年的学生生活。毕业的时间到了。

“毕业”这两个字，对于将要走出校门的青年学生来说，有着多么大的吸引力啊！因为它总是和“理想”“志愿”这些美好的词儿联结在一起。眼下，沈秀芹和伙伴们的心中，又何尝不闪着这几个发光的字眼呢！革命青年，志在四方，你听他们热情洋溢的议论吧：

“我的志向是继续升学深造，将来做一个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工作者，驾驭着祖国的火箭飞船，去探索宇宙的秘密。”

“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新中国的海员，乘着祖国的远洋巨轮，周游全球，支援世界革命，所以，我投考的第一志愿是：海洋学校。”

大家议论不休。

此刻，一向善于发表意见的沈秀芹却默默无言，紧锁双眉。

“我看，你干脆念完高中，再升农学院，将来保准你成个出色的农业专家！”有人给她出了个点子。在大家眼里，沈秀芹这个品学兼优的学生，根本不存在“能不能考取”的问题，只要她拿定主意自由选择就是了。

沈秀芹却并不这样想。对于这样的问题，她是不会轻率处理的。她还在慎重地考虑着。

宿舍的门，被轻轻地推开了。学校党支部书记老连悄悄走进来。他望着秀芹这伙年轻人，心里升起一股爱抚的感情：

年轻人啊！你们将开始新的生活了，这对你们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。做为学校党组织负责人，老连深感自己责任的重大。不仅在学校要关心学生们的健康成长，学生出校后，他也应该诱导这些年轻人，根据党的需要安排自己的生活道路。让那些美好的理想，化成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。老连望着这些沉思的年轻人，没过多地说什么，只让他们认真地学习毛主席的书，把那些不着边际的幻想，引导到毛主席指示的航道里。

星期天，教室里静静的。沈秀芹在埋头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《青年运动的方向》。这篇选在政治课本里的文章，她早已背得透熟，可是今天再读，却感到格外亲切。她象一个年幼的孩子，在贪婪地吮吸着母亲那甜美的乳汁。毛主席的光辉教导，又一次激动了她年轻的心灵。她读着，开始声音很低，只有自己才听得见，渐渐地，那声音就抑制不住地兴奋起来：

“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，拿什么做标准呢？

拿什么去辨别他呢？只有一个标准，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、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。……”

读着毛主席的著作，秀芹心中那理想的火花在闪烁着，在燃烧着，越来越红，越来越旺。

窗外，风吹动着挺拔秀丽的白杨树，绿色的树冠不时地发出唰唰的声响，它好象猜透了姑娘心中的秘密，特意向她发出赞同的呼声。三年过去了，秀芹亲手栽下的白杨树长高

了，这树，只有在肥沃的土地上才长得这样健壮啊！看着它，秀芹不禁想到了自己……不禁想起了三年前的一件事：入学的那一天，当时国家村党支部负责人史雨铭，还有老贫农江福善、申玉卿，为她和她的伙伴送行。史大爷，这位令人尊敬的老党员，紧紧拉着她的手，一直把她送到村外。临别时，老人语重心长地说：“芹子，你是穷山沟里滚大的闺女，毛主席送你上了中学，可不许忘了本啊！俺们贫下中农等着你。希望你带着一身真本事回来，建设咱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村！”当时秀芹紧握着老人的手，激动地说：“史大爷，放心吧，我决不辜负党和群众的期望。”

.....

思索着毛主席的教导，回想起贫下中农的期望，沈秀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心。她郑重地翻开眼前的“毕业志愿书”，提起笔，有力地写下了一行醒目的大字：

到广阔的天地里去，立志务农，当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民。

二

本来是好端端的艳阳天，却忽然飘来了乌云，远方，也响起了雷声，不一会，风就夹着雨袭来了。雨不大，却讨厌，嗞嗞啦啦的，一会儿，山路上人们的衣服就湿透了。

迎着风雨，沈秀芹背着背包，大踏步地走向国家村。

路旁的地瓜地里，两个戴草帽的人正在拔草。雨点把草帽打得吧嗒吧嗒响，积水又顺着草帽沿流到脊背上，她们也

不理睬。只看见四只高高挽起衣袖的胳膊在杂草中挥动。“谁这么泼，下雨还不收工？”秀芹感到奇怪，上前一看，原来是秀芝大嫂和她十二岁的闺女小花。

“大嫂，下雨啦，快回家吧！”秀芹喊。

秀芝大嫂抬头一看是秀芹，急忙站起来，问道：“怎么回来了？放假啦？”

“毕业啦！”秀芹爽朗地回答。她看见小花浑身全淋湿了，便丢下背包，三、两步走过去，把自己身上的小雨布披到小花身上。小花瞪着两只大眼睛，懂事地拉着秀芹的手说：“姑，你披吧，我不怕雨。”秀芹一面拍打着小花手上的泥水，一面又硬劝大嫂回家。秀芝大嫂望着秀芹淌着雨水的笑脸，心里一阵感激，忙撩起身前的干衣襟给她擦着脸上的水，说：“芹妹，你先走吧，我不能走，还剩一亩多，这一下雨，草更长得发疯了。”说完又蹲下身去拔草。大嫂脸上笼罩着一层难看的气色，是忧愁呢？还是气愤？秀芹捉摸不透。她蹲在大嫂身旁，一边拔草，一边问：

“大嫂，怎么就你两个人呀？”

“这是包给俺家的。”

“包？怎么包呢？”

“唉！不知谁出了这么个馊主意：叫‘包产到户’啊！”

“啊，‘包产到户’？”秀芹吃惊地瞪大眼睛。

大嫂长叹了一口气没再说什么，仍继续埋头拔草。

还没进村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，一团疑云袭上了秀芹的心头。她两只手狠狠地抓住杂草，拔出来，又使劲把它扔到

旁边的水沟里，雨水、烂泥溅在身上、脸上，她好象丝毫没有觉察到。她怎么也想不通好端端的集体经济，为啥要放到户、包到户。

傍黑，沈秀芹拖着一身泥水回到家，她想问问妈妈。可是，门扣着，不仅妈妈不在家，连最小的弟弟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她是个“打破沙锅问（纹）到底”的人，碰到不明白的事，弄不清楚，坐不稳立不安。为了弄清这个问题，她扔下背包，怀着请教的心情，去找村里的主要干部张本修。

新盖的房子，黑门白墙，格外惹眼。正是黄昏时分，炊烟象浓雾一样，笼罩着这个小小的院落。

秀芹走到张本修家门口，隔着玻璃窗朝里一看，张本修捻着新留起来的小胡子，正和富农分子姜老四谈笑风生。她吃惊地站住了。心象被蜂子螫了一下似的，又痛又痒。她想，一个干部，怎么能和一个富农分子这么热乎呢？这不是敌我不分了吗？她犹豫了一阵，想退回来，但一转念，便毅然地走进去。沈秀芹的突然来临，使张本修和姜老四大吃一惊。特别是姜老四，一遇到沈秀芹那锐利的目光，就觉得浑身不好受。他站起来毕恭毕敬地说：“你们有事，坐下说，我走啦！”说罢点头哈腰地溜出去。

秀芹象向自己的老师汇报思想情况一样，向张本修汇报了自己“立志务农”的决心，然后把碰到的问题以及自己的疑问向张本修提出来，要他给分析分析。张本修开始还侧耳静听着，有时还接着秀芹的话茬儿插上两句：“好好，好思想！”“对嘛，回家来你妈就添了帮手了。”后来，听到沈秀芹提到

“包产到户”不对头时，他就不耐烦了，用教训的口吻说：“秀芹，这几年你在外面读书，农村的事你哪知道！拿‘包产到户’说吧，这是发展农村经济的必要手段！为这事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又争又斗，捎带着说服动员，才闹了个‘一部分’！”说到这里，张本修异常激动，唾沫星子迸得老远，挥动着手臂说：“他们根本不懂！人嘛，就得靠刺激！建设社会主义也得靠刺激！这‘包产到户’的重大意义也在这里。它可以调动生产积极性，促进生产的发展，不管对谁都有好处！”

“那集体的地怎么办？”沈秀芹听张本修这套歪理，越听越反感。瞪着明亮的大眼睛反问张本修。

“我气愤的就在这里！如果照我的意见全分下去，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。”

“那不成单干了！”沈秀芹紧钉了一句。

张本修嘿嘿地笑了：“反正你暂时还不理解，等秋后说吧！你毕业回来，你们家又增加了个劳力，包产亩数也可以增加。嘿嘿，到那时，粮食一入围，你呀，不用说服就通了。”

这时，沈秀芹周身热血沸腾，脸烧得发烫。她真不明白，一个村里的负责人会说出这种话来，她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回到家，已经掌上灯了。妈妈疲劳地倚在被子上，小弟弟正在洗他那双泥脚。秀芹把张本修那些混话，一古脑倒出来。妈妈听完，气愤地说：“这‘包产到户’，除了张本修，姜老四，有几个说好的？他们包好地，压产量；那些贫下中农

户和没劳力的户，包坏地却抬高产量。反正苦了贫下中农，坑了集体！”

“那为什么不斗？”沈秀芹追问。

“谁说不斗，斗的凶着哩。”妈妈坐起来，眼里闪着刚毅的光芒，拉过秀芹：“别说咱贫下中农，就是党支部里斗的就很凶哩。张本修以抓副业为名，硬把副支书姜威赶到窑场。他满以为除去眼中钉了。哼，没那么便宜。你史雨铭大爷、申玉卿爷爷这些老支委，早看穿张本修那套把戏了。这些老支委，领着咱贫下中农硬跟他那一伙伙斗！”

妈妈的话，在秀芹眼前展现出两个阶级、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在国家村搏斗的阵容。事实上，这种斗争在国家村从来没有停息过。不过有时表现得隐蔽，有时表现得激烈罢了。秀芹呢，恰恰在斗争即将达到白热化的时候回村的。所以她一回村，就被卷进激烈的斗争中去。年轻人的热情，爱社会主义、爱共产党的朴素的阶级感情，都促使沈秀芹做出抉择。然而，象张本修这样的干部，能变到这种地步吗？对这样的问题，刚刚回来半天多的她，是没法做出结论的。“妈，我出去一趟！”沈秀芹站起身走出去。“等明天吧！”妈妈想留住她，但连炕席都没坐热的女儿的身影，已经隐进浓厚的夜色里。

夜，很深了。街上静悄悄的，整个国家村象睡着了似的。然而，在这寂静的深夜里，两个阶级、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，一刻也没有停息过。申玉卿家的窗户，就射出明亮的灯光。申玉卿这位老党员，独自过日子。他的家自然

形成了支委们碰头集会的地点，国家村一道道同阶级敌人战斗的号令，从这不起眼的小草屋发出。这天夜里，支委会正在这里举行。沈秀芹走进这所院子，会议接近尾声了。副支书姜威的大嗓门，飘出窗外：“……我们多次帮助他、规劝他，都没能使他回心转意。他拿着资本主义的黑货，混充社会主义，蒙混社员。我觉得，当前我们首要的任务，是充分发动、教育群众，不要上当受骗。”

史雨铭大爷接着说：“对！要使大伙全都明白，这场斗争是关系着咱国家村走到哪条路上去的大问题。贫下中农早气得噢噢叫，我们就要引导大家认清这场斗争的实质。”这时，沈秀芹走进来。她发现，这里不光有副支书姜威、老支委史雨铭、申玉卿，还有很多受人尊敬的老党员。正是这些人，在阶级斗争的惊涛骇浪里，带领着国家村的贫下中农，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；也正是这些革命前辈，在送秀芹上学时，对她提出了殷切希望。今天，当秀芹刚毕业回来，带着一些不易理解的问题的时候，见到这些前辈，她怎能不象见到亲人似地扑过去啊！

“回来啦，哦，”史雨铭紧紧攥住她的双手，眼里闪着欣喜的光芒，象当年送她上学似地望着她。姜威和申玉卿等在场的老党员们，也向秀芹投出爱抚的眼光。

“大爷，你说这‘包产到户’对吗？张本修说……”沈秀芹象在学校一样，把自己闹不清的事情，向老师提出来。她说：“我总觉得张本修的话，不该那么讲。”

史玉铭大爷笑了，姜威笑了，那些老党员全笑了：一个